

我們到黑潮 去划獨木舟、去海泳、 去看日出好嗎？

| 編輯現場

——訪黑潮基金會創會董事長廖鴻基

Interview: Hong-Ji Liao, Founder of Kuroshio Ocean Education Foundation

| Editor On-site

「海洋給了我太多，我總覺得一定要回饋海洋，
要做島與海的橋樑。」

文：曹凱婷（特約撰述）

圖：廖鴻基、有鹿文化、聯合文學出版、黑潮文教基金會



「期待越低，滿意度越高。如果你覺得看看海很好，那一定滿意；如果你覺得暈船也很好，那你會更滿意。我是今天的解說員廖鴻基。」

——《男人與他的海》

紀錄片《男人與他的海》中，鏡頭跟著最愛花式跳水的飛旋海豚跑，畫面外響起「哇！」的驚呼聲，令人坐在電影院裡，心情也高昂起來，想起每一次看見海——甚至只是在前往的路上、計畫哪天要去海邊玩的時候——內心那種興奮感。這樣的興奮感，廖鴻基正是幕後推手。今日臺灣春夏熱門的賞鯨活動，就是他第一個做的。

海洋文學少到不合理，這是攸關國力的大事

廖鴻基第一次見到鯨豚，是在漁獲拍賣上。那時，陸上沒人相信臺灣東部太平洋上到處都是海豚。臺灣雖然是座海島，人們卻只知「吃海鮮」，不見「海洋精神」。

身為花蓮人，愛山愛海好像是種本能，小時候不善交際言辭的廖鴻基，志願是當燈塔看守員、巡山人。花蓮高中畢業後，廖鴻基做過臺泥職員、到印尼養過蝦，又回家鄉參與環保運動、政黨工作，35歲，他「大齡轉職」去捕魚。

原本他不過是想逃離陸上的人事紛擾，沒想到，這場海上逃亡原來竟是此生歸處。他把滿心的感動記下，1996年出版第一本書《討海人》，「廖鴻基」與「臺灣海洋文學」從此緊緊繫在一起。

25年過去，講到臺灣海洋作家，數來數去，廖鴻基仍是代表人物之一，他笑說謝謝，「不過海洋作品真的少到不合理，所以我覺得每一本都很珍貴。」他認為，海洋文學作品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傳遞海洋精神，改變陸地思維，就像《白鯨記》告訴美國社會：掌握陸地之言，還要掌握海洋之言。捕鯨船開創全球海洋的冒險故事，讓美國成為當今超級強權。「很多人覺得文學是休閒娛樂，但它其實影響國力。」

八年級以後的年輕一代，大多在中學課本讀過〈鬼頭刀〉、〈丁挽〉或〈鯨生鯨世選〉等早期經典名作，但廖鴻基已經游得更遠，他的每一場航行、每一項研究計畫，化為幾乎一年一冊的書寫，今年64歲，累積了20多本書，字字句句都是對所愛的親密目擊。他說，「創作不會高於你的生命經驗，海洋文學，是行動的文學。」

不可能不行動，且一定要在現場。首本著作出版當年，廖鴻基就籌辦「鯨豚小組」，預借下一本書《鯨生鯨世》的版稅，執行臺灣首次持續性的海上鯨類生態調查；接著，他開始推行賞鯨活動，並於1998年成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。

這種模式奠定了黑潮基金會的獨特：每一項計畫，最後幾乎都成為精彩好看的紀實作品，而不只是一份結案報告。「黑潮跟別的基金會最大的不同就在這裡，我們出版品特別豐富，能寫能畫的夥伴很多，我告訴他們一定要堅持這個特色，」廖鴻基當了3年董事長就交棒，認為「老賊」一直指手畫腳對組織不好，但至今黑潮仍然創作不輟。

他笑著分享，2003年，5歲的基金會執行臺灣首次船行繞島，一群人花了一個月，踏查了臺灣島一圈。他要夥伴們輪流寫下每天的航海日誌，「剛開始大家哇哇叫，什

麼我不會寫啦，最後變成比賽，昨天你寫 3000 字，今天我不能輸！」經過他的整理，這些日誌編成了《臺灣島巡禮》。

25 年來，廖鴻基東西南北、陸上海上跑，他與基金會進行漁村調查、第一個引進海廢監測，還完成黑潮無動力漂流創舉；他也到處演講、駐校，期待透過海洋教育，這座島嶼的人們有朝一日能轉過身來面向海，不再止步於海岸線，「12 海里的領海、甚至 200 海里的經濟範圍，都應該是我們當然的生活領域，但我們還沒有警覺這是多嚴重的事。」

不要接觸就沒有傷害，或者我們練習相處看看

當初明明是要從陸地逃開，廖鴻基做了 5 年漁人，為何還要重新走進人群，甚至拿起麥克風？「海洋給了我太多，我總覺得一定要回饋海洋，要做島與海的橋樑。」廖鴻基在遠洋上領悟，只有面對才能解決問題，而海就在那裡、家也在那裡，他無法不去成為她們的橋。

溫文的他，推廣海洋文化的數十年，也幾次跟海巡人員吵架。「所謂的海洋文化，就是我們怎麼看待海洋？臺灣是個海島，但我們卻沒有海洋精神，也就是積極進取的精神。我們的父母，總是覺得海洋工作太苦太危險；我們的媒體，總是誇大報導海域活動意外。這是最想改變的事。」

有人質疑，身為「漁民作家」，廖鴻基自己卻吃海鮮、甚至捕獵！但海洋保育並不是不准吃，而是合理永續的對待海洋資源。「當初要做鯨豚觀察、賞鯨活動，學者、政府都反對，覺得你一個討海人怎麼有能力做這些呢？只會造成破壞而已，」如今海上活動愈來愈頻繁，出海賞鯨也不像過去，需要細細核對身分證件，但講起每次執行航行計畫，廖鴻基仍然頗為感嘆，「真的是禁制型思維，沒人做過，他就是怕你出事、主管單位要扛責。」

以拍成紀錄片《男人與他的海》、寫成《黑潮漂流》一書的「黑潮 101 漂流計畫」為例，籌備期間被中央單位說「會開罰單」、被專家說「絕對翻覆」，到出發當天，他都還不確定能否出海，手上只有寫著「核備」而非許可的公文。

幸虧廖鴻基「不顧反對堅持要做」，臺灣正在緩慢改變當中，像是海洋教育寫進課綱，就是當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「賞鯨活動 20 年，從被反對到被稱讚，黑潮不變、鯨豚不變、我的初衷也沒變，改變的是他們，我已經改變了他們。」

他正著手探訪太平洋抹香鯨的計畫，「火車上的枕巾常常有臺灣黑熊，但是為什麼沒有抹香鯨？」也許大家比較偏好以臺灣特有種做代表，但這群在花蓮海域頻繁出沒的巨大朋友，早在 170 年前美國經典《白鯨記》中就曾現身「福爾摩沙」，而且比起深山裡的熊，抹香鯨更容易親近，「我覺得牠們比臺灣黑熊更能代表臺灣，只是我們視野都侷限在陸地。」

臺灣大使，與海洋使者約好了

在女兒為廖鴻基創辦的臉書粉專寫著一句話：「每個人一生當中，都有對生命的渴望。」為了去當一座橋、一艘船、一隻魚，廖鴻基與家人有著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，那並不是什麼偉大犧牲，只是一個選擇。他認為黑潮與臺灣的命運息息相關，想試試讓命運帶著他走。但其實是他選擇了命運，命運因此眷顧了他，也給所有身在這座島嶼的我們一個更大的世界。

他沒想過要當個作家，只是找到一種方式，想告訴所有陸生的我們，海到底有多棒。他回憶去年的回訪花小香（抹香鯨）計畫，出海一趟要 5 個多小時，還落空兩次，才總算他們碰上了 8 頭抹香鯨。大家都非常興奮，可是雷雨胞在醞釀，不便久待，船長要他們有什麼話趕快說。

他於是在心中默喊：「這個海域永遠歡迎你們，希望你們經常來這裡當我們的厝邊隔壁，我們會盡力讓臺灣轉過頭來學會尊重海洋，這裡永遠是你們的家。」大雨當頭澆下，他心情激動，「第一次，我當了一個臺灣大使，不是跟其他國家，而是太平洋抹香鯨。」

「出版是一個平台，文學不是有空才做，而是有任務的。」身為海洋書寫者，廖鴻基覺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交出有實力的作品，其他就讓出版專業的來，他都可以配合。然而，努力把海水、把鯨豚統統化為文字，推向各地讀者的他，其實已然是另一種形式的編輯。於是就算海洋不可預約，但我們永遠那麼期待。

不能出國，我們「海」有書！廖鴻基與黑潮基金會的著作推薦



《臺灣島巡禮》
聯合文學

本書是航行人員的實地紀錄，以及團長廖鴻基從歷史、地理及航行等各方面所做的紀實，是一本臺灣住民都應該認識的書。



《黑潮漂流》
有鹿文化

「黑潮漂流 101 計畫」，廖鴻基乘著無動力方筏，從臺東大武外海，搭著黑潮一路漂流到宜蘭外海。黑潮漂流的壯舉，將是臺灣海洋歷史的一筆。



《後山鯨書》
聯合文學

廖鴻基從海洋觀察，進入到近於神話的書寫，承載更多對人與鯨豚關係、生態保育的關懷，文情節曲折，是一輩子都可以讀的書。



《海童：一本漂流的想像誌》
有鹿文化

充滿想像力的短篇奇幻寓言故事集，配上女兒 Olbee 的插畫，以淺白的語言，描繪不存在的海洋生物、真實深奧的道理。